

水滸



水滸

第三十二回

宋江夜看小鰲山

花榮大鬧清風寨

話說清風山離青州不遠，只隔得百來里路，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，地名西門鎮。因爲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，因此，特設這清風寨在這青風鎮上。那裏也有三五千人家，都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。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。只說宋公明獨自一個，背着些包裹，迤邐來到清風鎮上，便借問花知寨住處。那鎮上人答道：「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。南邊有個小寨，是文官劉知寨住宅，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。」宋江聽罷，謝了那人，便投壘寨來。到得門首，見有幾個把門軍漢，問了姓名，入去通報，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頭領來，拖住宋江，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，扶到正廳上後，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，納頭便拜四拜，起身道：「自從別了兄長之後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，常常念想。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烟花，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。小弟聞得，如坐針氈，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，不知曾到也。」

不！今日天賜，幸得哥哥到此，相見一面，大慰平生！」說罷，又拜。宋江扶住道：「賢弟，休只顧講禮。請坐了，聽在下告訴。」花榮斜坐着。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並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，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……等事，細細地都說了一遍。花榮聽罷，答道：「兄長如此多難，今日幸得仁兄到此。且住數年。却又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，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。」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，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。拜罷，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，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，香湯沐浴，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。當日筵宴上，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。花榮聽罷，皺了雙眉，說道：「兄長，沒來緣救那婦人做甚麼。正好教滅這廝的口。」宋江道：「却又作怪！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，因此把做賢弟同僚而上，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，一力要救他下山。你却如何恁的說？」花榮道：「兄長不知。不是小弟說口，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處，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把時，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！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，這廝又是文官，又不識字，自從到任，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，朝廷法度，無所不壞。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，每每被這廝嘔氣，恨不得殺了這濫污禽獸。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！打緊這婆娘極不賢，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，殘害良氏，貪圖賄賂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踏辱。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。」宋江聽了，便勸道：「賢弟差矣。自古道：「冤讎可解不

可結。」他和你是同僚官，雖有些過失，你可隱惡而揚善。賢弟休如此淺見。」花榮道：「兄長見得極明。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，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若如此，也顯你的好處。」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，伏侍宋江。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。次日又備酒食筵宴款待。

話休絮煩。宋江自到花榮寨裏，喫了四五日酒。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，一日換一個，搬些碎銀子在他身邊，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；村落宮觀寺院，閒走樂情。自那日爲始，這梯己人相陪着閒走，邀宋江去市井上閒玩。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並茶坊酒肆，自不必說得。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在小勾欄裏閒看了一回，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，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。臨起身時，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。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，却自取碎銀還了。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。那個同去的人歡喜；又落得銀子，又得身閒。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，和宋江去閒走。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。自從到寨裏，無一個不敬愛他的。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月有餘，看看臘盡春回，又早屆元宵節近。

且說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事，準備慶賞元宵；科歛錢物，去土地大王廟前紮縛起一座小鰲山，上面結綵懸花，張掛五七百碗花燈；土地大王廟內，逞賽諸般社火；家家門前紮起燈棚，賽懸燈火。市鎮上，諸行百藝都有。雖然比不得京師，只此也是人間天上。當下宋江在

寨裏和花榮飲酒，正值元宵。是日，晴明得好。花榮到已牌前後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，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；又點差許多軍漢，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；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。宋江對花榮說道：『聽得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，我欲去看看。』花榮答道：『小弟本欲陪待兄長，奈緣我職役在身，不能殷閒步同往。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，早早的便回。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，以慶佳節。』宋江道：『最好。』却早天色向晚，東邊推出那輪明月。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人兩三個跟隨着緩步徐行。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，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，懸掛花燈，燈上畫着許多故事，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並芙蓉荷花異樣燈火。四五個人手廝挽着，來到大王廟前，在鰲山前看了一回，迤邐投南走。不過五七百步，只見前面燈燭熒煌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。鑼聲響處，衆人喝采。宋江看時，却是一夥舞『鮑老』的。宋江矮矮，人背後看不見。那相陪的梯已人却認的社火隊裏，便教分開衆人，讓宋江看。那跳『鮑老』的，身軀紐得村村勢勢的。宋江看了，呵呵大笑，只見這牆院裏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。聽得宋江笑聲，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，便指與丈夫，道：『兀！那個笑的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！』劉知寨聽了，喫一驚，便喚親隨六七人，叫捉那個笑的黑矮漢子。宋江聽得，回身便走。走不過十餘家，衆軍漢趕上，把宋江捉住，拿到寨裏，用四條麻索綁了，押至廳前。那三個梯已人見捉了宋江

去，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。

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，叫解珍那廝來。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。劉知寨喝道：「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，如何敢擅自來看燈！今被擒獲，有何理說？」宋江告道：「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，與花知寨是故友，來此間多日了，從不曾在清風山打劫。」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，喝道：「你這廝兀自賴哩！你記得教我叫你做『大王』時？」宋江告道：「恭人差矣。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：『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，亦被擄掠在此間，不能穀下山去？』」劉知寨道：「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裏，今日如何能穀下山來，却到我這裏看燈？」那婦人便說道：「你這廝在山上時，大剌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，蘇我叫大王，那裏保人！」宋江道：「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，如何今日到我強扭做賊？」那婦人聽了大怒，指着宋江罵道：「這等賴皮賴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」劉知寨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廝。一連打了兩料，打得宋江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叫把鐵鎖鎖了，明日合個囚車，把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。

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。花榮聽罷，大驚，連忙寫書一封，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。親隨人齎了書，急忙到劉知寨門前。把門軍漢入去報覆道：「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。」劉高叫喚至常廳。那親隨人將書呈上。劉高拆開封皮，讀道：

『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：所有薄親劉丈，近日從濟州來，因看燈火，悞犯尊威，萬乞情恕放免，自當造謝。草字不恭，煩乞照察不宣。』

劉高看了大怒，把書扯的粉碎，大罵道：『花榮這廝無禮！你是朝廷命官，如何却與強人通同，也來瞞我！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，你却如何寫濟州劉丈！俺須不是你侮弄起；你寫他姓劉，是和我同姓，怎的我便放了他！』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。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，急急歸來，稟覆花榮知道。花榮聽了，只叫得『苦了哥哥！快備我的馬來！』花榮披掛，拴束了弓箭，綽鎗上馬，帶了三五十名軍漢，都拖鎗拽棒，直奔至劉高寨裏來。把門軍漢見了，那裏敢攔當；見花榮頭勢不好，盡皆喫驚，都四散走了。花榮搶到廳前，下了馬，手中拿着鎗。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。花榮口裏叫道：『請劉知寨說話！』劉高聽得，驚得魂飛魄散；懼怕花榮是個武官，那裏敢出來相見。花榮見劉高不出來，立了一回，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。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，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，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，又使鐵索鎖着，兩腿打得肉綻。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，鐵鎖打開，救出宋江。花榮便叫軍士先送他家裏去。花榮上了馬，綽鎗在手，口裏發話道：『劉知寨！你便是個正知寨，待怎的奈何了花榮！誰家沒個親眷！你却甚麼意思，我的一個表兄，直拿在家裏，強扭做賊！好欺負人！明日和你說話！』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。

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，急忙點起一二百人，也叫來花榮寨奪人。那二三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。爲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鎗刀，終不及花榮武藝；不敢不從劉高，只得引了衆人奔花榮寨裏來。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。此時天色未甚明亮，那二百衆人擁在門首，誰敢先進去，都懼怕花榮了得。看看天大明了，却見兩扇大門不關，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，左手拿着弓，右手挽着箭。衆人都擁在門前。花榮豎起弓，大喝道：「你這軍士們！不知寬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」劉高差你來，休要替他出色。你那兩個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。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，然後你那廝們，要替劉高出色，不怕的入來！看我先射大門左邊門神的骨朵頭！」搭上箭，拽滿弓，只一箭，喝聲「着」，正射中門神骨朵頭。二百人都喫一驚。花榮又取第二枝箭，大叫道：「你們衆人再看，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頭盔上朱纓！」聽的又一箭，不偏不斜，正中纓頭上。——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。花榮再取第三枝箭，喝道：「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，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！」那人叫聲「哎呀」，便轉身先走。衆人發聲喊，一齊都走了。花榮且教閉上寨門，却來後堂看覷宋江。花榮說道：「小弟誤了哥哥，受此之苦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我却不妨，只恐劉高那廝不肯和你干休。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話，和那廝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，教丈夫打我這一頓。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，却又怕閻婆惜事發；」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。巨

耐劉高無禮，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，合個囚車盛我。要做清風山賊首時，頃刻便是一刀一剮！不得賢弟自來搭救，便有銅唇鐵舌，也和他分辯不得！」花榮道：「小弟尋思，只想他是讀書人，須念同姓之親，因此爲了劉丈；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！如今既已救了來家，且却又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差矣。既然仗你豪勢，救了人來，凡事要三思。自古道：『喫飯防噎，行路防跌。』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，急使人來搶，又被你一嚇，盡都散了；我想他如何肯干罷，必然要和你動文書。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，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，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。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，你便和他分說不過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只是一勇之夫，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。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！」宋江道：「不妨。事急難以擔閣，我自捱到山下便了。」當日敷貼了膏藥，喫了些酒肉，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。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外去了。宋江自連夜捱去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說道：「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！誰敢去近前，當他弓箭！」兩個教頭道：「着他一箭時，射個透明窟窿！却是都去不得！」劉高終是個文官，有些算計。當下尋思起來：「想他這一奪去，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，明日却來和我白賴，便爭競到上司，也只是文武不知鬪毆之事。我却如何奈何得他？我今夜差三二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。倘若天幸捉着時，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，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，就

和花榮一發拿了，都害了他性命，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，省得受那廝們的氣！」當晚點了二十餘人，各執鎗棒，就夜去了，約莫有二更時候，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。劉知寨見了大喜道：「不出吾所料！且與我囚在後院裏，休教一個人得知！」連夜便寫了一封申狀，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。次日，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，坐視在家，心裏只道：「我且看他怎的！」竟不來保看。劉高也只做不知。兩下都不說着。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。那知府覆姓慕容，雙名彥達，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；倚托妹子的勢，要在青州橫行，殘害良民，欺罔僚友，無所不爲。正欲回衙早飯，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，飛報賊情公事。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，喫了一驚，便道：「花榮是個功臣之子，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？這罪犯非小，未審虛實！……」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，分付他去。原來那個都監，姓黃，名信。爲他本身武藝高強，威鎮青州，因此稱他爲鎮三山。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：第一便是清風山，第二便是二龍山，第三便是挑花山。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。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，因此喚做「鎮三山」。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，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，披掛了衣甲，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，連夜便下清風寨來，逕到劉高寨前下馬。劉知寨出來接着，請到後堂，敘禮罷，一面安排酒食款待，一面犒賞軍士；後面取出宋江來，教黃信看了。黃信道：「這個不必問了。連夜做個囚車，把這廝盛在裏

面！』頭上帶了紅絹，插一個紙旂，上寫着『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』。宋江那裏敢分辯，只得聽他們安排。黃信再問劉高道：『你拿得張三時，花榮知也不知？』劉高道：『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，悄悄的藏在家裏，花榮只道去了，安坐在家。』黃信道：『既是恁的却容易。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排着，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。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，只說道：『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。』賺到公廳，只看我擲蓋爲號，就下手拿住了，一同解上州裏去。此計如何？』劉高喝采道：『還是相公高見！此計却似一甕中捉蠅，手到拿來！』當夜定了計策。次日天曉，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幕裏預先埋伏了軍士，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。早飯前後，黃信上了馬，只帶三兩個從人，來到花榮寨前。軍人入去傳報。花榮問道：『來做甚麼？』軍漢答道：『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。』花榮聽罷，便出來迎接。黃信下馬，花榮請至廳上叙禮罷，便問道：『都監相公，有何公幹到此？』黃信道：『下官蒙知府呼喚，發落道：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，未知爲甚麼緣繇。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讎而誤公事，特差黃某齎到羊酒，前來與你二位講和。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，便請足下上馬同往。』花榮笑道：『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？他又是個正知寨。只是他累累尋花榮的過失。不想驚動知府，有勞都監下臨草寨，花榮將何以報！』黃信附耳低言道：『知府只爲足下一人。倘有些刀兵動時，他是文官，做得何用？你只依着我行。』花榮道：『深謝都

監過愛。」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。花榮道：「且請都監少敘三杯」去。」黃信道：「待說開了，暢飲何妨？」花榮只得叫備馬。當時兩個並馬而行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。黃信攜着花榮的手，同上公廳來。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。三個人都相見了，黃信叫取酒來。從人已目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，閉了寨門。花榮不知是計，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，必無歹意。黃信擎一盞酒來，先勸劉高道：「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，好生憂心；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。願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，再後有事，和同商議。」劉高答道：「量劉高不才，頗識些理法；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，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，此是外人妄傳。」黃信大笑道：「妙哉！」劉高飲過酒，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：「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，想必是閒人妄傳，故是如此。且請飲一杯。」花榮接過酒喫了。劉高拿副盞盞，斟一盞酒回勸黃信，道：「勤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，滿飲此杯。」黃信接過酒來，拿在手裏，把眼四下一看，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。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，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，兩邊帳幕裏走出三五十個健壯軍漢，一發上，把花榮拿倒在廳前。黃信喝道：「綁了！」花榮一片聲叫道：「我得何罪？」黃信大笑，喝道：「你兀自敢叫哩！你結連清風山強賊，一同背叛朝廷，當得何罪？我念你往日面皮，不去驚動拿你家老小！」花榮叫道：「也須有個證見。」黃信道：「還你一個證見！教你看真賊真賊，我不屈你。」——左右！與我推將來！——無移時，一輛囚車，一個紙旗兒

一條紅抹絹，從外面推將入來。花榮看時，却是宋江；目睜口呆，面面厮覷，做聲不得。黃信喝道：「這須不干我事，見有告人劉高在此。」花榮道：「不妨！不妨！這是我的親眷。他自是鄆城縣人，你別強扭他做賊，到上司自有分辯處！」黃信道：「你既然如此說時，我只解你上州裏，你自去分辯。」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。花榮便對黃信說道：「都監賺我來，雖然捉了我，便到朝廷，和他還有分辯。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，休去我衣服，容我坐在囚車裏。」黃信道：「這一件容易。便依着你。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，休要枉害人性命。」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，監押着兩輛囚車，並帶三五十軍士，一百寨兵，簇擁着車子，取路奔青州府來。有分教：火燄堆裏，送數百間屋宇人家；刀斧叢中，送一二千殘生性命。正是：

生事事生君莫怨，害人人害汝休噴。

畢竟宋江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鎮三山大鬧青州道

霹靂火夜走瓦礫場

話說那黃信上馬，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；劉知寨也騎着馬，身上披掛些戎衣，手中拿一把叉；又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，各執着纓鎗棍棒，腰下都帶短刀利劍；兩下鼓，一聲鑼，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。衆人都離了清風寨。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，前面見一座大林子。正來到那山嘴邊，前頭寨兵指道：『林子裏有人窺望！』都立住了脚。黃信在馬上問道：『爲甚不行？』軍漢答道：『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。』黃信喝道：『休保他！只顧走！』看看漸近林子前，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。那寨兵人都慌了手脚，只待要走。黃信喝道：『且住！都與我擺開！』叫道：『劉知寨，你壓着囚車。』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，只口裏念：『救苦救難天尊！哎呀呀！十萬卷經！三十壇醮！救一救！』驚得臉如成精東瓜，青一回，黃一回。這黃信是個武官，終有些膽量，便拍馬向前，看時，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，一個個身長力壯，都是面惡眼凶，頭裹紅巾，身穿納襖，腰懸利劍，手執長鎗，早把一行人圍住。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，一個穿青，一個穿綠，一個穿紅，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。

，各跨一口腰刀，又使一把朴刀，當住去路。中間是錦毛虎燕順，上首是矮脚虎王英，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。三個好漢大喝道：『來往的到此當住脚，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，任從過去！』黃信在馬上大喝道：『你那廝們不得無禮！鎮三山在此！』三個好漢睜着眼，大喝道：『你便是「鎮萬山」，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！沒時不放你過去！』黃信說道：『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，有甚麼買路錢與你！』那三個好漢笑道：『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！便是趙官家駕過，也要三千貫買路錢！若是沒有，且把公事入當在這裏，待你取錢來贖！』黃信大怒，罵道：『強賊！怎敢如此無禮！』喝叫左右擂鼓鳴鑼。黃信拍馬舞劍，直奔燕順。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。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，奮力在馬上關了十合，怎地當得他三個住。亦且劉高已自抖着，向前不得，見了這般頭勢，只待要走。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，壞了名聲，只得一騎馬，撲喇喇跑回舊路。三個頭領挺着朴刀趕將來。黃信那裏顧得衆人，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。衆軍見黃信回馬時，已自發聲喊，撇了囚車，都四散走了。只剩得劉高，見頭勢不好，慌忙勒轉馬頭；連打三鞭。那馬正待跑時，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，早把劉高的馬掀翻，倒撞下來。衆小嘍囉一發向前，拿了劉高，搶了囚車，打開車輛。花榮已把自己囚車掀開了，便跳出來，將這縛索都掙斷了；却打碎那個囚車，救出宋江來。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反騎了劉高，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，亦有三匹駕車的馬。却剝了劉高的衣服，與宋江穿了，把馬先送上山。

去。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並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。原來這三位好漢爲因不知宋江消息，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，直來清風鎮上探聽，聞人說道：『都監黃信擲盞爲號，拿了花知寨並宋江，陷車囚了，解投青州來。』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，帶了人馬，大寬轉兜出大路來，預先截住去路；小路裏亦差人伺候；因此救了兩個，拿得劉高，都回山寨裏來。當晚上得山時，已是二更時分，都到聚義廳上相會。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，三個好漢對席相陪，一面且備酒食管待。燕順分付，叫：『孩兒們，各自都去喫酒。』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，說道：『花榮與哥哥皆得三個壯士救了性命，報了冤讎，此恩難報！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，必然被黃信擒捉，却是怎生救得？』燕順道：『知寨放心，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；若拿時，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。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。』便差小嘍囉下山先去探聽。花榮謝道：『深感壯士大恩！』宋江便道：『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廝來！』燕順便道：『把他綁在將軍柱上，割腹取心，與哥哥慶喜。』花榮道：『我親自下手割這廝！』宋江罵道：『你這廝，我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讎，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！今日擒來，有何理說？』花榮道：『哥哥問他則甚！』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剜，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。小嘍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。宋江道：『今日雖殺了這廝，濫污匹夫，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，未出那口怨氣。』王矮虎便道：『哥哥放心；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，今番還我受用。』

衆皆大笑。當夜飲酒罷，各自歇息。次日起來，商議打清風寨一事。燕順道：『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，今日歇他日一，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。』宋江道：『也見得是。正要將息人強馬壯，不在促忙。』

不說山寨整點軍馬起程。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，便點寨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。黃信寫了申狀，叫兩個教軍頭日飛馬報與慕容知府。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，連夜陞廳；看了黃信申狀：『反了花榮，結連清風山強盜，時刻清風寨不保！事在告急，早遣良將，保守地方！』知府看了大驚，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，急來商議軍情重事。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；姓秦，諱欄明字；因他性格急躁，聲若雷霆，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；祖是軍官出身；使一條狼牙棒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那人聽得知府請喚，逕到府裏來見知府。各施禮罷，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申狀來，教秦統制看了。秦明大怒道：『紅頭子敢如此無禮！不須公祖憂心，不才便起軍馬。不拿這賊，誓不再見公祖！』慕容知府道：『將軍若是遲慢，恐這廝們去打清風寨。』秦明答道：『此事如何敢遲慢！只今連夜便點起人馬，來日早行。』知府大喜，忙叫安排酒肉乾糧，先去城外等候賞軍。秦明見說反了花榮，怒忿忿地上馬，奔到指揮司裏，便點起一百馬軍，四百步卒，先叫出城去取齊，擺布了起身。

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，擺了大碗，盪下酒，每一個人，三碗酒，兩個饅